

明至

本

釋書





至 書

撰 沈 蔡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至書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復刻至書序

謂之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至論措于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恆慕古。乃於羣書中。檢得此帙。實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予展而玩之。則聖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格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便于披讀者。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謄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志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殊。而駕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賢可學而至。是在奮修者何如爾。嘉靖丁巳季冬日五友軒書。

至書原序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略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而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閒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棼棼。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

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辯。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閒。卽。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至書

宋 蔡 沈 撰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粹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應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於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於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法而併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主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朱子曰。偏。不正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偏陂。好惡黨偏。反側。私之所當戒也。正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極之所當由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閒。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傾邪狹小之念。達公平廣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周頌維天之命篇。朱子曰。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雅抑篇。朱子曰。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尙。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敦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

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隱獨居於室之時亦當不愧於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其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家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以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

情功
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朱子曰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易有太極

訓解曰：易，變易也。指無體之易。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無極而太極者，正發此義。

是生兩儀

訓解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成一畫者兩，是爲兩儀。

兩儀生四象

訓解曰：陰陽之上，各復生陰陽，而成重畫者四，曰老陽、曰少陽、曰少陰、曰老陰，是爲四象。

四象生八卦

訓解曰：四象之上，又各復生陰陽，而成三畫者八，曰乾、曰兌、曰離、曰震、曰巽、曰坎、曰艮、曰坤，是爲八卦。

八卦定吉凶

訓解曰：三畫成而八象著，故可以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訓解曰：吉凶既定，則可以成天下之務，故曰生大業。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能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朱子曰。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辞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誠。則無以居之。訓解曰。至。極終止也。知其師。

則無偏無倚。知其止則無過無不及。知至知終。知之事也。至之終之行之事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既知至矣。又能至之。則幾之事。可以與之矣。義者。事物宜然之定則。聖人以爲法於世者也。既知終矣。又能終之。則存義之事。可以與之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正。謂本體義。謂戡制敬。則本體之守也。訓解曰。直者。其正也。方者。其義也。正義體也。直方。用也。周公舉用而言。夫子原體以釋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以敬易其直也。正。指卦德而言。敬止。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也。義者。心之裁制。事物得其宜之謂。敬則誠存。而其動也。直義則誠立。而其止也。方。內直外方。其德大矣。不孤。釋大義。凡學而後能者。不習。則其所行未免有疑。此乃出乎其德之自然。何疑之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訓解曰。準。猶相當也。彌。徧也。綸。理也。天地之所有。易皆有之。故能徧理其道。此統言易書之至大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訓解曰。觀。視也。察。詳視也。天文。幽而有文。可觀。地。本明而有理。當察。文明。故曰。觀理幽。故曰。察仰。觀俯。察。故知幽之。所以有明。明之。所以有幽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訓解曰。始。生。終。死也。原。其所始。則知死之說。反。其所終。則知生之說。夫子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正是此義。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訓解曰。精。陰也。氣。陽也。精氣聚則爲物。物生則在精者爲魂。在氣者爲魄。物死則氣散而魂游爲變。不言魄者。魄不能游也。故聚者神之申也。散者鬼之歸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不可得而測者也。以其聚而爲物者。觀之。則神之情狀可知。以其游而爲變者。觀之。則鬼之情狀可知。朱子曰。此上三章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訓解曰。天地聖人。無二道也。分而言之。故曰相似。相似則動雖先後。不能違也。此言智之實也。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訓解曰。智周萬物。智也。道濟天下。仁也。智而能仁。不過乎爲智也。使其道不及以濟天下。則知雖至。而道不行。其爲智也。非聖人之智。中庸所謂智者。過之之智也。此言智之用也。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訓解曰。旁。溥也。行。猶施也。流。猶過也。言其仁雖溥。而未嘗過乎爲仁也。樂天。仁也。知命。智也。不智則不能無憂。仁而有智。故不憂。使其流而不能知命。則行雖溥。而道不明。其爲仁也。非聖人之仁。中庸所謂不賢者。過之之仁也。此言仁之用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訓解曰：安土無事而不安也。敦篤之事也。安土而不篤於仁，則安土之愛乃私愛耳。非能愛也。此言仁之實也。朱子曰：此上四章，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朱子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斥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訓解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過猶恆，雨暘寒燠聖人則範圍之，而使不過也。曲委曲也。成，遂也。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爲有遺矣。聖人則委曲成物，而使之不遺。知，猶主也。晝陽夜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聖人則兼陰陽之道而主之也。範圍，天也。曲成萬物，神之事也。通乎晝夜易之事也。神用也。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其用無方之可指，易理也。非動非靜而通乎動靜者也。故其理無體之可見。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朱子曰：仁、陽、知、陰，各得聖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自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道焉。訓解曰：陰、陽、非、道、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不雜。元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閒，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得陰之多者，獨能於仁；而謂之仁者，得陽之多者，獨明於智。而謂之智者，至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爲仁爲智。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本，人自生知安行，已下不能不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易指著卦，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訓解曰：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天下散殊，何思慮能感之？以述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如憧憧焉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訓解曰此上六者屈信往來有迹可見觀其所以相感而利生焉則知感應之妙初不可以憧憧之思而得也其言皆先屈而後信其所謂屈者即感之本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神明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神訓解曰精義窮理入神造乎無思無爲之妙也致用應感也致用之本在乎精義入神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無害於感也安身無凶悔吝於身也崇德外屈而信也崇德之要在乎利用安身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以達外屈而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信而復屈也屈信之際應感之道備矣過此以往有非學力之所能致故曰未之或知也神者妙而無方化者運而無迹窮者極至之謂知者主張之謂至是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曰德之盛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慾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慾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它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慾淨盡